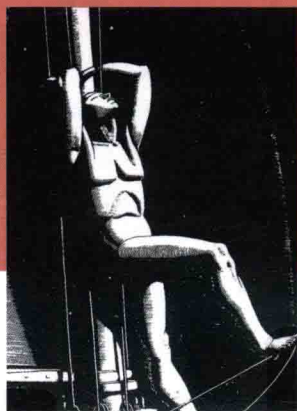


海洋人文
通识系列教材
主编 程继红

General Serial on
Oceanic Humanity



Sixteen Chapters of Chinese Ocean Literature

中国海洋文学十六讲

(修订版)

倪浓水 © 著



海洋出版社

中国海洋文学十六讲

(修订版)

倪浓水 著

 海洋出版社

2017年·北京

内容简介

主要内容：本书主要介绍有关中国海洋文学的特点、起源、类型以及对经典文本的欣赏。从古到今，从小说到诗歌和散文，注意吸收前沿的海洋文学研究成果，突出专题性，兼顾系统性。为涉海类高校及其他专业的高校学生和社会人士了解海洋想象、认识海洋叙事和海洋抒情，提供了一个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阅读、欣赏窗口。

本书特色：内容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从古到今，从小说到诗歌到散文，均有涉及。由于中国海洋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不平衡，又由于要重点突出中国海洋意识和海洋观的演变以及海洋文化的因素，因此以古代为主，以海洋小说为主。作品选读与阐释分析相结合，突出海洋文学作品的各方面代表性。注意吸收前沿的海洋文学研究成果，突出专题性，兼顾系统性。

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大学各专业学生，社会一般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文学十六讲/倪浓水著. —修订本.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27-9934-2

I. ①中… II. ①倪…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742 号

总 策 划: 张鹤凌

责任编辑: 张鹤凌 张墨嫒

责任校对: 肖新民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排 版: 晓阳

出版发行: 海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716 房间) 开
100081

经 销: 新华书店

技术支持: (010) 62100059

发 行 部: (010) 62174379 (传真) (010) 68038093

总 编 室: (010) 62114335

网 址: www.oceanpress.com.cn

承 印: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调换

本社教材出版中心诚征教材选题及优秀作者, 邮件发至 hyjccb@sina.com

目 录

第一讲	中国海洋文学的概念和特点.....	1
第二讲	《山海经》和中国海洋文学.....	14
第三讲	中国海洋文学中的神仙岛叙事.....	21
第四讲	中国海洋文学中的“在场”叙事.....	31
第五讲	中国海洋文学中的“大人（君子）”叙事.....	40
第六讲	中国海洋文学中的“人鱼”叙事.....	51
第七讲	中国海洋文学中的“政治讽喻”叙事.....	66
第八讲	明清神魔小说与海洋.....	79
第九讲	冯梦龙《情史》中的“海洋女儿国”叙事.....	102
第十讲	《聊斋志异》里的海洋叙事.....	114
第十一讲	王韬海洋小说的价值.....	138
第十二讲	《狮子吼》与“国家海洋政治想象”	154
第十三讲	黎汝清《海岛女民兵》鉴赏.....	168
第十四讲	邓刚《迷人的海》鉴赏.....	179
第十五讲	曹操《观沧海》和舒婷《致大海》鉴赏.....	195
第十六讲	班彪《览海赋》和杨朔《雪浪花》鉴赏	206
后 记.....		217

第一讲 中国海洋文学的概念和特点

一、海洋文学的概念

什么叫海洋文学？

在英美学术界中，对于海洋文学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与海洋相关的文献资料及文学作品”都应被认为是“海洋文学”（Sea Literature 或 Maritime Literature）；另一种观点，不认为有独立的“海洋文学”的文学类型（Genre）存在，但认为诸如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狼》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经典化了”（Canonized）的作品可以被视为“海洋文学”。^[1]多种观点都承认或有限度地承认，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海洋文学是存在的，但是它的独立性，是有分歧的。

在中国，虽然涉海类叙事和抒情文本自古就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人把它们视为独立的文学类型，也没有人认真地予以研究。直到1991年9月，由一些涉海类高校和这些高校所在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起，在福建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海洋文学研讨会。就在这次研讨会上，研究者们才明确举起了“海洋文学”的大旗，但是对于什么叫海洋文学，中国海洋文学有什么特征，却没有进行严格的学理性的界定。

随着国家对于海洋开发的逐渐重视，有关中国海洋文学的研究也渐渐成了热点，其中关于什么是海洋文学，各个专家学者也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类。

（1）“所谓海洋文学，通常是指以海洋为题材或根据在海上的体验写成的文学作品。但笔者认为这样的作用还称不上基于世界共识的‘海洋文学作品’。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学是：主题与海洋特性具有密切相关、并受海洋的特性支撑的文学作品。”^[2]

（2）“什么是海洋文学？笔者认为，那种渗透着海洋精神，或体现着作家明显的海洋意识，或以海或海的精神为描写或歌咏对象，或描写的生活以海为明显背景或与海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人或物以海洋气息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列入海洋文学的范畴”。^[3]

（3）“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就是海洋文学。”^[4]

（4）“海洋文学按其表现的内容与特质大致涉及以下层面：一是真实呈现海洋特有的自然地理风貌；二是以海洋为背景，反映人类与自然的多向度关系；三是以海洋为活动舞台，展示人类物质生产、精神创造的历史进程与心灵图像。”^[5]

（5）“（所谓海洋小说）包含着三层意义：首先指的是小说题材上的涉海性，凡是叙事题材与海洋有关的，如海洋‘人’的命运，海洋‘事’的演绎，海洋‘物’的文学化变异，海洋‘社会’的寓言化存在等，都可以纳入到海洋小说这个‘类’的范畴；其次指的是一种与普通小说不一样的小说观念，不像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讲究故事的可读性功能和教化、训诫功能，不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小说的训诫意义较淡，却追

求一种以虚幻、变性为主要形态的海洋趣味；再次还包含小说文本的异性，那就是它们很少有长篇宏制，基本上都是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出现。概而论之，即海洋题材、海洋思维和海洋表达。”^[6]

上述各种观点的同时存在，说明对于什么是中国海洋文学的讨论是热烈和认真的，但还是没有能形成一致的结论性意见。2008年9月19—21日，在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主办、《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浙江海洋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办的“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使什么是海洋文学的讨论又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

与会专家关于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类。

(1) 以海洋为活动舞台，展现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作品都可视为海洋文学作品。

(2) 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洋为叙述对象，反映海洋、人类自身及人与海洋关系的作品。

(3) 具有鲜明海洋特色与海洋意识的文学作品。

有专家认为海洋本身就是自足的审美对象，并非一定要有人的参与，真实呈现海洋风貌的作品也应当划入海洋文学范畴。多数专家认为人是艺术创造的主体，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中，必定渗入强烈的人类主体意识，离开了人类的精神辐射，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海洋文学。会议最终虽然没有形成共识性定义，但大家都认为，对于海洋文学本身，却有了更清楚的认识。^[7]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对于究竟什么是海洋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于以下几条，则大家都是认可的。

其一，海洋文学是一种题材性类型文学。

其二，中国海洋文学自古就存在。

其三，中国海洋文学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想象和理解，它有自己的特色。

二、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复杂的发展风貌

中国海洋文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

《山海经》对中国海洋文学的产生，具有源头性意义。它所包含的各种海洋文化元素，标志着中国海洋文学的实际产生。它是整个先秦以及远古时代海洋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投影。从夏商周上溯到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以神话、传说、寓言、诗歌、散文等文体出现的先秦海洋文学，“开拓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类别，开创了中国海洋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先秦远古时代那些渗透着海洋精神的文学作品，描述了远古先民与海洋有关的生产、生活、追求和梦想。浩瀚无边的海洋让他们惊奇、欢乐、收获，也让他们忧伤和迷茫。先秦海洋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都体现着远古先民走向海洋的心路，他们以坚强的毅力、聪慧的才智、奇异的梦想、非凡的创造力，不断探索海洋的神奇和奥秘；开拓海洋的交通和贸易；创造海洋的神灵和神话；开发海洋的资源和经济，充分展示出先秦海洋文学的时代特征”。^[8]

因此可以说，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海洋文学元素的出现，为中国海洋文学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它在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海洋文学的发展。进入汉魏六朝后，由于海上神仙的想象继续发酵，以海洋想象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海洋文学开始有了繁荣的迹象。汉武帝、汉宣帝时代出现了许多海洋大赋，后来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海赋”系列，如班彪的《觅海赋》、王粲的《游海赋》、曹丕的《沧海赋》、木华

的《海赋》、潘岳的《沧海赋》、庾阐的《海赋》、孙绰的《望海赋》、顾恺之的《观涛赋》、曹毗的《观涛赋》、伏滔的《望涛赋》、张融的《海赋》等。诗歌方面则出现了曹操《观沧海》这样的海洋文学经典名篇。“汉魏六朝海洋文学上承先秦文学并有所创新，尤其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描写、赞美和神往。并以全新的视角和方式、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体裁诠释海洋这个神秘的世界。人们既看到汉魏六朝个体人格及自我生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精神，又看到汉魏六朝海洋文学所折射出的那种充满新的眼光、蓬勃的生命力、斑斓的色彩、海一样的磅礴气势。表现出经略海洋的心理模式、寄情海洋的情感世界、崇尚海洋的英雄气势、赞美海洋的瑰奇壮阔、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海洋文学品质”。^[9] 在浓厚的海洋文学、海洋文化的背景下，再加上秦汉两代活跃的方士文化影响，以“海上神岛”“海上神仙”“海上仙药”等为内容的海洋想象和叙事，也就随之繁荣起来。其中托名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和《神异经》里的“十洲五岛”“焦炎山”“鹄国”，张华《博物志》里的“浮槎”“鲛人”，干宝《搜神记》里的“巨鱼”，王嘉《拾遗记》里的“西海之槎”“沦波舟”等章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表明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时代。

中国海洋文学就这样曲折地向前发展着，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即并不体现为明显的向前发展的“进步性”，而是经常性地出现回复、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这在文学史上是一种很罕见的现象。

以小说为例，中国海洋小说最初的雏形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在《山海经》和以后的“亚山海经”叙事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些海神具有比较一致性的形象特征，比如他们都是人面鸟身，耳朵上还拴有两条蛇作为耳环，

脚下往往还踏着两条蛇，如此等等。显然这是沿海民族蛇图腾在海洋想象中的体现。另外也反映出远古先民对海洋充满了敬畏，因此对海神的描述视角是远远地观赏。这一远距离观赏在中国至少延续到三皇五帝时代，直到那个时候，先民们仍然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普通人类所能接近。《山海经》认为，海洋是日出月升的地方，是神人居住的地方，就算不是神，那居住的也是“大人”，是“君子”。连其他生物也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有五彩之鸟”，还有神兽，其状如牛，可是其“出人在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有一只鸟更厉害，太阳、月亮的升沉都是由它负载的；另一种鸟则可以将人吞进肚子而飞翔千里。连海洋里的水族也让人类感到惊奇害怕。有“大蟹”，有“人鱼”，后来发展为“大鱼系列”和“人鱼系列”，更有一种鱼竟然还能化为女人勾引异性……海洋就这样成了神话的一部分。

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式。与其他神话叙事一样，海洋神话的产生和流传的心理背景是人类对海洋这个审视对象的陌生、恐惧、敬畏和向往。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与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海洋文学的艺术风格则相当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船桨表明，船的出现已有六千余年的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等沿海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造船工场，已经能造出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商船、渔船和战船。其中越国造出的船已经能够负载二三百人，甚至还有两层以上的巨舟。^[10]人们坐着这种叫“船”的浮载工具进入了海洋，从沿海、近海到更广阔的海洋，从事海上劳动、海洋探险和小范围的海上贸易活动（例如东海群岛上的海民经常来到现在绍兴附近的一个地方进行产品交易）。到了秦始皇时代，徐福的船队已

经可以对北海和东海的广袤海域进行大范围的探寻活动。这些海上活动渐渐揭开了大海神秘的面纱，让人类对海洋的敬畏之感有所下降。反映在海洋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所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想象落到了现实。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神异经》《博物志》这样笔记体小说里的现实海洋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但是这种发展趋势并没有被笔直地延伸下去，人们逐渐认识了海洋的现实性，但是对于海洋的现实性叙述，并没有成为中国海洋文学的主流。从海洋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个时候开始的海洋文学，从凭借想象来解释和认识海洋的“神话性描述”，在一部分转向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还发展到以海洋志怪和传奇为特色的“笔记性叙事”，而且这种志怪体写作，还隐隐然成为中国海洋文学的主体。这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原我海洋”为特征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海洋活动”尚不是一种普遍性活动，大多数人仍然对海洋缺乏了解因而充满好奇；二是由于海洋体验者与海洋描述者彼此生活环境相分离。生活在海洋里的人，没有能力描述海洋；而那些具有“叙写海洋能力”的人来说，却都缺乏亲身性的“海洋体验”，所以只能沿袭一些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充当叙述资源。

可是随着对海洋潮流和气候的进一步掌握和驾船技术的日趋娴熟以及指南针的发明，情况终于起了变化。进入唐宋以后，对海洋的探索、认识和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沿海地区以及海中岛屿的居住人口也大幅度增加，涉海民众成为开发海洋的群体力量，而海洋资源也

成为人们生存重要的依赖。据统计，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人口已接近当地总人口的 1/3，其他地区的沿海人口也明显增加。这说明我们的先辈，“开始冲破陆地文明的方位束缚，启动更为广阔的海洋视野，面对海洋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涉海奋斗，积累并传递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文化，海洋因素强力渗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海的冲击，看到了海的未来”^[1]后，中国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发展进入高峰时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海洋叙事书写的“海神、大蟹、鱼人和奇鸟”组成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不可避免地彻底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从宋开始的海洋文学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上升了。在冯梦龙《情史》中的《焦土妇人》和《海王三》中，岛女成了被陆地人始乱终弃的对象。在凌蒙初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及李渔的《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中，海洋即财富成了一个新的海洋叙事主题。

“海洋”就这样被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世界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什么奇异可言了。可是奇怪的是，这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叙事，却并不是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纵观这个时候的海洋文学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仍然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中“君子国”“大人堂”这样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扩大到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信仰性叙事，也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和象征对象。当然，这不

是认识的倒退，而是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那个神圣、庄严、佛法无边的南海紫竹林世界，使整个物欲横流的人类活动环境被圣洁和清醒所替代。而紫竹林在南海（实则东海）的空间构置，则产生了一种极具意味的认识暗示——这种圣洁清醒来自于海洋。

三、四大审美形态

与恢弘激荡、主体感和“在场感”强烈的西方海洋文学叙事相比，中国海洋文学是有相对不足，但也呈现出自己鲜明的审美特征。

（一）遥望性

中国海洋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望”“观”特征，曹操的《观沧海》、沈约的《登碣石》、刘峻的《登郁洲山望海》、祖珽的《望海》、虞世基的《奉和望海》、吴筠的《登北固山望海》、独孤及的《观海》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到了航海业非常发达的明代，“观海文学”仍然大行其道，如毛纪的《观海》、周瑞昌的《观海》、王思任的《观海》、俞安期的《望海》、任万里的《观海》、仇祿的《观海》……

这种“遥望”视角的产生来源于作家们根深蒂固的内陆文化思维定势。在古代文化传统中，“家园”是根植于土地的，人们思维的观照对象也是“陆地”。“中原”产生了“中华”，海洋和沿海地区则是“夷地”。而海洋则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性空间而存在。虽然海洋里面有实际性的岛人、“海人”在生活、在劳作。可是这些生活和劳作于海洋上的“人”自己是不会表达对海洋的体验、感受和经历的。而运用文学手段反映海

洋的作家们，却是生活在远离海洋的陆地上，他们来到海边，更多的是以观光客身份，他们对海洋没有亲身的体验，因此他们只能用“观和望”来审视海洋，而无法将海洋“经历化、经验化”。

正因为作家们没有“进入海洋”，他们只好“遥望”海洋，对海洋的一切描述和反映，自然只能采用“想象”的办法。这种“遥望”视角在最早的一批海洋小说里已经被确立。作为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是这种“遥望”视角的滥觞。《海经》中介绍、描述的各个“海国”，地理位置模糊，海人形象怪异，显然不是“经历”性见闻的产物，而是站在海岸遥望汪洋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如《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中出现的“长臂捕鱼人”，分明是海人在使用鱼叉捕鱼，可是由于是站在岸上，远远看去，鱼叉被“看”成了手臂，所以也就成了“长臂人”了，进而还想象出一个“长臂国”来。

庄子和列子“强化”了这种“遥望”视角。他们笔下的“列姑射神人”，其原型或许就是远处岛屿山顶上的一朵白云，在风的影响下，白云在不停地变化，幻化成各种形状，也许看起来很像是“人”的形状，可是他们都知道岛上是没有人的，人也不会那么高大和善变，因此肯定是神，再加上一些主观想象和气质、功能补充，一个“岛屿神人”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而庄子“望洋兴叹”的文学创作，更是使“遥望”视角成了一种定势。

所以说，对海洋的“遥望”描述和反映有浓郁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是当时对海洋的陌生进而产生神秘感。后来渐渐地成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审美常态。尽管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海上活动的增多，海洋的神秘感有所减弱，所以“遥望”视角照道理应该被“亲临视角”所取代，可是作为一种文学美学意义上的叙述立场，这种“遥望”视角一直到海上活

动高度活跃的明清时代，仍然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说明这种叙述视角有它存在的内在原因，如果联想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笔记小说大量描述的“海鬼”“海怪”“海人”等奇异世界的文学事实，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那就是人性需要“海洋想象”。事实上，海洋的大规模被认识与这种“想象海洋”的存在，其实并不矛盾。

（二）寓言性

正因为是站在海边的“遥望视角”，因此中国海洋文学里出现的海洋，很多都不是现实海洋、实际海洋，而往往是意象性、象征性海洋，对海洋的想象支持着作品“海洋世界”的叙事向度。所以这个“海洋世界”是变异的，也是主观的。

海洋意象的丰富和深化就变成了哲学，因而这种海洋文学叙事也就变成了寓言的形态。《山海经》里的海洋神话同时也是海洋寓言，里面出现的“大人国”“君子国”意象直接影响了后世《镜花缘》和《常言道》中有关“君子国”的叙事。到明清时代，甚至晚清，海洋小说的寓言性演化为一种政治寓言小说。地理海洋也从美学海洋发展成为政治海洋的寓言。《蜚螭城》（沈起凤《谐铎》）、《北极毗耶岛》（宣鼎《雨夜秋灯录》）和《因循岛》（王韬《淞滨琐话》），以及晚清的《狮子吼》里的“舟山民权村”，无一不是借海洋为空间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

作为意象寓言性质的中国海洋文学，其进一步发展除了“政治海洋寓言”叙事模式，还向“宗教海洋”方面发展。“宗教海洋”是佛和道的混合。在《西游记》中，则是以佛为主，佛教力量的主要代表观世音的道场就在东海上，而东海龙王等传统意义上的道家代表，虽然根据地也在东海上，但其地位和影响力显然无法与观音道场相比。但在罗懋登《三

宝太监西洋记》和吴元泰《上洞八仙传》等以海洋为背景的神魔小说里，道家则压倒佛家成为主角。

（三）笔记性

笔记小说是中国小说特有的形态。中国海洋文学也有鲜明的笔记性特点。《山海经》本身就是笔记体之父，自不必说。《庄子》的《北溟有鱼》《神人》，《列子》的《列姑射山》《好沕鸟者》《渤海五山》，《神异经》里的《焦炎山》《鹄国》《海童白马》，《搜神记》里的《数见大鱼》《蛟人》《东海君》《蚁王》，《博物志》中的《八月槎》《蛟人》，《拾遗记》的《西海之槎》《沦波舟》《含涂国》等，还有《水经注》《广异记》《酉阳杂俎》《癸辛杂识》《夷坚志》等 30 多部古代笔记小说和杂记中，都保留了大量的海洋小说，经笔者初步稽寻，已经整理出海洋笔记小说 100 多条，几乎占了古代海洋小说全部篇目的 90% 左右。

这些笔记体海洋文学作品，虽然大多体现为“片言只语”的规模，但它们仍然都属于小说。因为：其一，它们具有虚构性质；其二，它们虽故事简单，却仍然具有相对的情节完整性；其三，这些笔记小说都很好地将“作者”与“故事人物”或“故事行动素”进行分离。而这三者，乃是小说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内涵。

（四）程式性

中国海洋文学缺乏专一性作者，也没有在某个时代特别发达的阶段繁荣出现，因此碎片化和历时性是基本的面貌。但是在叙事上，它们却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呈现出某些类型化特征，有些类型甚至还具有叙事模式的典型性，这种叙事模式从《山海经》开始一直绵延到了明清

的海洋小说，主要有“海洋神仙岛”模式、“人鱼”模式、“海上遇风暴漂流至荒岛”模式、“海洋国（市）”模式等。这些叙事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证明着中国古代海洋看起来虽然凌乱和碎片化，其实有着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和故事规范。

参考文献

- [1] 张陟. “海洋文学”的类型学困境与出路[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3).
- [2] 龙夫. 回归大海的倾诉: 日本学者论海洋文学的发展[J]. 海洋世界, 2004, (7).
- [3] 杨中举. 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和生态主义——美国海洋文学述略[J]. 译林, 2004, (6).
- [4] 段汉武. 《暴风雨》后的沉思: 海洋文学概念探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1).
- [5] 李松岳. 存在的诗性敞开: 新时期浙江海洋诗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6] 倪浓水.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08, (5).
- [7] 李越, 柳旦, 段汉武. 和谐的对话: 寻找那一片蓝色——2008年国际海洋文学研讨会综述[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 (6).
- [8] 赵君尧. 先秦海洋文学时代特征探微[J]. 职大学报, 2008, (3).
- [9] 赵君尧. 汉魏六朝海洋文学刍议[J]. 职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3).
- [10] 姜彬, 金涛. 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 [11] 王赛时. 海洋探索与唐宋社会[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